

特59

793

先哲叢談後編

琴臺東條先生著

自題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五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莊子謙

名允益字子謙以字行通稱平五郎莊田氏自修
為莊江戶人仕于曰杵侯

子謙之先越後城氏之族建久中曰莊田次郎者為源
右府賴朝所喪其子孫播遷所在無聞至父立允始
以文學與醫術仕于水府支封某侯有故致為臣而
去後仕于曰杵娶田中氏生子謙於江戶子謙髫髻
喪父母為叔父宗伯所鞠養無幾移居曰杵遂為曰

南
東
書

杵人故自稱豐後人。

子謙少而好學，晝夜不釋卷。叔父深竒愛之，令遊學平安數年，而歸。曰：杵侯舉爲儒官，專修宋儒之說。後從侯駕來江戶，嘗見服南郭大服，其學術盡棄舊習，學于修辭，皆歲三十餘也云。

子謙自少莊好遊，足跡遍于關左。嘗以寬保元年七月登富嶽，遂有芙蓉記行之作。其文簡奧，所謂古文辭者，我邦近來所稀也。服南郭餘熊耳大賞之，以爲得李濟南骨髓，門人刊行於世。後鏤板罹于火，其書傳者甚稀矣。

或謂子謙作芙蓉記而暴歿矣。余得曰：杵藤井士成所藏芙蓉記，讀之其登嶽在辛酉歲七月，其作記有八月九月交矣。且子謙歿在寶曆甲戌，自辛酉至甲戌中間十四年，豈謂作記而暴歿乎哉？葛城英堂人物志云：子謙作芙蓉記，闡發其嶄巖峻嶒之狀，於文辭間洩千古之秘奧，得罪於嶽神而暴歿，人皆謂受之山靈之崇矣。江北海詩史云：子謙負才好奇，曾登富嶽，凡民庶上之者必齋戒，嚟素而後敢上，且相戒不許語山中事蹟。子謙作其記，始漏造化之秘，亡幾暴卒。世人以爲得罪嶽神云。要之斯言出自妬忌，子謙

者之口。素非實事。一家誤信之。均是無稽之談也。余爲之聊辨其誣妄耳。

子謙資性謙讓。挹遜下人。雖門人子弟。不欲以師道遇之。芙蓉社諸子。以文章歌詩。振揚一時者。各以授簡操觚之徒。自處動輒睥睨世人。有徃徃以此得罪名教者。子謙與鷓士寧臭味相同。恆避文士之鋒焰。故於社中。此二人無所謂號者。士寧則以居本莊人呼。本莊先生。子謙則以居新橋邸人呼。新橋先生。或以其藩封在豐後。曰杵城。又呼豐城先生。遂無爲自號者矣。

曰杵侯。封境松崎。阜在于其城西。家野邑有大江於此。曰家野川。連年洪水。又螟螣入境。元文中自戊午歲至庚申。野無青草。關州大飢。侯發倉賑濟。又使子謙合祀大禹后稷于其土。子謙主祀事。築壇松崎。齊戒三日。大祈豐熟。至于翌年。穀穰均登。遂建禹稷合祀碑。記之始末。春秋使有司致祭祀。至於今而不絕。自厥以降。永無洪螟之憂矣云。

子謙以寶曆四年甲戌三月十一日。歿于江戶。享歲五十八。葬于高輪妙福寺。私謚文恭。所著有春秋世系十三卷。芙蓉記行一卷。豐城集十卷。

先君子默齋先生曾與芝汶嶺編輯文藝傳評慶元以降各家文章而品隲差等其書稿本羅於文化丙寅火無有副本頃得評修辭者一條於故紙中附載於此其言曰余得豐城集閱之其文章宜與鶴士寧於赤羽社中同馳騁矣近時護園學不振世皆知奉崇韓柳歐蘇棄置何李李王可謂知見開一般然河李李王在當時以其所見各成一家不得盡謂文文體贅疣故今於我邦修辭家竊定甲乙得一十有五人物徂來開祖大宗師不容備於此第上等則藤東野釋大朝宇明霞縣周南餘熊耳中等則服南郭平金

萃板帆邱武梅龍東藍田下等則湯常山莊子謙鶴士寧龍鶴臺崎淡園其餘若齋靜齋管甘谷越雲夢野東臯江南溟龜道載等未得其全集而讀之姑置焉

稻葉迂齋

名正義初名通經號迂齋通稱十五郎後改十左衛門江戶人仕于唐津侯

迂齋越智氏其先伊豫人曩祖河野四郎通信以武功屢顯于鎌倉源幕府時六世祖伊豫守良通又作初通朝領美濃稻葉山城因稱稻葉氏織田右府之時以佐

命功叙從四位侍從。薙髮曰伊豫，入道一鐵齋。其第三子但馬守直政，奉仕神祖駿府，賜一萬石。濃州曾根城，其第三子稱兵庫者為麾下，土山本喜兵衛所養。肩其氏仕于尾府，兵庫第三子名正長，稱十太夫者始出仕古河侯。土井大炊頭利勝娶杉山氏生二子，長正春季，正則稱五郎左衛門，則迂齋父也。兄弟共仕佐倉，正則後贅婿大番騎士鈴木源五左衛門政重家，因肩其氏以補先職妻，乃政重女生三男一女，以貞享元年甲子九月十七日生迂齋，麻布六本街家矣。迂齋其第三子也云。

迂齋十三歲始見三宅尚齋門人三木信成者，與之談近世武弁戰功，聞聖賢之道，不可不學，嚮注道義，與淺見綱齋門人伴部安崇赤井直義講究經義，承其教導，後師事佐藤直方，其及學成名顯，至于耆老，畏敬二子，猶其初年賀之禮，伏臘之儀，輸寫欸誠，不減總角時，遂終二子歿，未嘗絕焉。常曰：我為是二子學業成就焉。

迂齋嘗以家貧，生計難保，親舊勸以出贅他家，峻拒不應。銳意求仕，年二十四聞戶田氏利。若狹守祿七千石官為大番將好士客於其邸，後直方薦之，唐律侯利實。土井大炊頭利勝之

玄謂侯曰。此生官途不歷。胸次百事皆依僕指揮。更不問俸多寡。雖仇節無驚世。至其清廉。誰敢出於此。右。侯喜徵爲儒官。以其父祖故。與俸二十五口。班比上士。時正德五年乙未四月。迂齋歲三十二。其後屢加增。至祿二百石云。

迂齋父正則自冒他姓。舊稱鈴木氏。至其解褐。侯國屢請復本姓於其家長。而家長親戚皆謂與父兄宗家異。其稱呼殆似不可遂。未果。後享保辛丑冬。固請歸復本姓。自是稱稻葉氏。

迂齋居喪能盡其禮。實永四年丁亥。母氏歿。享保四年己亥。師佐藤直方歿。同五年庚子。父正則歿。元文元年丙辰。唐津侯利實卒。同三年戊午。伯兄端齋歿。延享元年甲子。唐津侯利延卒。寬延元年戊辰。妹歿。寶曆六年丙子。妻武井氏歿。前後皆服其喪。寶曆十年庚辰。叔兄圓齋歿。身以在病牀。不執喪。其餘皆能從禮制矣。

迂齋從侯駕之唐津。有文學合田敬勝者。其人資性疏放。不修邊幅。頗有狂狷之風。唐津侯欽其性格。異於衆。寵遇優渥。敬勝議藩政。陳利害。又屢言請自隗始之意。而其士大夫。妬疾睚眦。羈旅新召之臣。輒動蒙

擢用舉劾以其僭越不遜謗誹舊曲侯將放逐之迂
齋諫侯曰君於人者黜陟褒貶衆所具瞻故勝清狂
放誕而少威望不可以任政事而已欲用之殆似不
明又加恩賜無年將以逐之頗涉苛刻且此輩及諸
臣鹿妄輕卒以至此耳何可罪之耶侯感悟而罷其
逐矣

山崎派諸儒維持禮法處人甚嚴若淺見網齊三宅尚
齋嚴排異姓不少假故人其門先有冒異姓者必
以歸復本姓爲學中第一之急務其立志之確雖似
可貴蓋於吾邦習俗殆若不察省時勢之緩急與世

變之處置者自達士論之不免其狹隘局量之譏逆
齋初年著再嫁說養子論辨駁之公從師說至晚年
大異其趣不求備於人婦女再嫁者士夫出發者惡
之不至已甚矣

迂齋平生舍短取長略細過而揚巨節矣若山宮維深

字仲淵號雪樓江戶人學雖未醇而一世尤物也又若唐崎彦

明名欽以字行安藝人德雖未熟而一時英才也二人高簡倨

傲輕蔑諸儒自視甚高及見迂齋皆屈即敬服其爲
人有寬原之風也後執弟子禮師事之焉後數年而
維深死變諸儒醜焉不顧迂齋奔走弔其妻子焉彦

明被逐諸友棄焉不訪。迂齋賜卹賑其窮迫焉。其洪量寬容率皆斯類。

迂齋雖有微恙不服藥餌。自以謂良醫不醫。故夏葛冬裘。飢食渴飲。少嗜欲。定心氣。是皆吾方劑矣。

迂齋至晚年山崎派諸儒先輩皆凋落盡。其以直方高足弟子獨存於世。推奉其學者無不仰慕。秋月侯長

濤黑田甲秋田侯義明從四位下侍從阿波侯重喜

從四位下侍從龜田侯隆岩城河佐貫侯正興阿

山城岩村田侯正弼內藤美村松侯直堯堀丹大田

喜侯正溫松平備土浦侯篤直土屋能長嶋侯正孝

增山封新發田侯直範滿口主等親造迂齋家執弟

子禮就中館林侯武雅松平肥尤信其道封境政刑

盡待迂齋可否而行焉。又其君唐津侯遇以賓師禮。

其每歸城必遣近習一人告之期而後發焉。又召之

邸必賜轎輿迎送之極致。慙慙蓋近世以儒仕于侯

國者優遇恩禮前後所未曾有也。其德義可以想視矣。

迂齋自生麻布歲二十四寓于三田戶田氏邸三十二

仕于唐津居其殿治橋邸十年又出邸居于本材木

街一年後卜築濱街道土井居之三十五年以寶曆

十年庚辰十一月十日歿享年七十七葬于駒籠吉祥山龍光寺域中娶武井氏生二男伯正直稱鐵次郎叔正信稱又三郎能繼家學云

迂齋嘗以其師說著一書辨駁伊藤堀河名曰初學纂蕪辨又憂物赤城以修辭鼓扇後進欲著論而培擊之一見唐崎彦明著辨道新論誹詆斥議無復遺蘊終以閣筆其餘所著有文集正編十卷全續編四卷全別集附錄各一卷雜稿三卷和書集五卷學話二十八卷全附錄十卷
長阪圓陵

名黑肱字替人號圓陵子通稱平介上州人仕于

高崎侯

圓陵之父辰春通稱平六為高崎侯大夫七世祖長阪宗成者與鳥井彦右衛門尉元忠同戰死于伏見城宗成生宗勝宗勝生宗民宗辰仕于濱松侯信祝松平伊豆守後移封從四位侍時生宗長及高崎侯輝貞從四位侍參州吉田成從松平右京大始以叔父別為次房分封宗長以本宗附臣來為高崎大夫生辰春辰春襲職娶齊藤氏生圓陵於高崎後來江戸居本鄉丸山邸故自號圓陵云
圓陵十歲時丸山邸中有狐狸之崇比隣樹木為之發

光夜行者皆恐怖之。圓陵嬉戲之間指揮群兒搜索其巢窟積枯蘆於穴前燒之煙氣入窟中自是而後其崇自消云。

圓陵十一歲始讀捕三代記忻然有願慕楠子父子之心自知不可不學古賢前言徃行請其父習句讀鄉先生三年而誦讀既遍頗能屬文服南郭嘗見驚嘆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

圓陵若冠之後追慕物護園復古業從餘熊耳學名稍著於藝苑自欲以文學振揚一世手不釋卷勉苦為病以寶曆十年庚辰七月二十六日歿于家歲僅二

十四葬于牛門寶泉寺所著有圓陵子二卷及遺稿三卷。

元淡淵

名維寧字文邦號淡淵還稱曾七郎中西氏三州人仕于尾藩羊生竹腰氏。

淡淵之父曰福尾莊右衛門娶與平氏生淡淵於三州舉母邑後仕尾藩為中軍騎士隸竹腰氏麾下其家宰中西曾兵衛者請養淡淵以為嗣子於莊右衛門是故就贅冒中西氏移居羊生食祿二百石中西氏原三州秋元氏庶族故修為元於文事稱之云。

淡淵童齒時。韓使過尾府。行道比屋張帷視之。其正使書記姜耕牧見談淵止輿。謂譯士曰。榻入廣坐中。視兒容貌甚有異相。必以文學有令名。與筆墨而去。其言果兆。

淡淵若冠志學。好坐暗室。雖白晝閉戶。僅照容光讀書。夜對燈檠。每至鷄鳴。隱几坐睡。以為平生。竟無就寢。家人皆異之。

淡淵及二十歲。比身長六尺。手垂過膝。資性溫和。動止纘重。自有高貴府文學木蘭名希聲字實聞稱云。亮節威望。足以敦天下之鄙。

淡淵始在芋生。教授生徒。至歲三十。弟子日進。遊于門者數十百人。無幾。又來尾府。以寬延庚午春。從其君竹腰氏來江戶。竹腰氏邸在赤坂門外。淡淵寓于邸官舍。來請業者靡々不已。遂命出邸。寓居都下博教授四方之士。賜與費銀。於是乎卜築講堂於芝三嶋街。日叢挂杜。竹腰氏有事。則使有司。就之咨問。非有朝制議政之類。不敢召。召必以駕恩遇甚厚。四方之士嚮風輻湊。其聲聞於時云。

淡淵學無所授受。其講經不拘漢宋。而別新古。從人所求。或用漢唐傳疏。或用宋明註解。蓋以仁齊徂徠指

摘漢宋取舍其間。謗議先儒為不知己量者。常謂曰。聖人之道不在於學問。深淺全在成德。育才盡其器用耳。

或問曰。某經孰據。淡淵答曰。從子所信。闕子所疑。其於微言遺旨。吾未知孰得孰失矣。不如各得其所得以施之。人施人而有裨益。則雖不中而不遠矣。何必執一。近世諸老動輒曰。某說得道。某論失理。皆自以為知孔孟之意。吾未能信之。

淡淵敦厚沈默。與人無競。交遊極寡。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辭莫見之。恒以名節勸人。其涵濡之化自然及於門人。其育才養德。不慙其所言。若南宮大湫。溫籍風猷。伊藤冠峰。信誼直諒。紀平洲。篤學謹行。河天門。捷敏廉節。飛圭洲。雅量淹通。鷺東柯。博綜練達。皆所不易得也。迥異於世儒。偏以文藝鼓動後進者。淡淵寓邸中時。同僚之人來告。其歸其人恃寵專權。淡淵以磁盃十枚。賸之取一枚。毀破之。與曰。虧盈之形也。其人愕然。未言。曰。且與使。偶竟奇也。不若使奇待。偶其人感謝。後自抑遜。能慎其身。終身不取敗云。淡淵常有人親病者。必自訪之。嘗有親病者。其身病臥床。時紀平洲寓在塾。使之代訪。及反。問其狀。答曰。審

之家人其病不重。淡淵謝曰：吾知病輕，宜使奴訪之。不，思勞子趾。其後聞病又厚，平洲請復代往，乃使之訪。端座，至曉待其歸，始釋袴矣。

淡淵家奴權八者，舊逐數主，不遑席暖。及仕于淡淵，二十餘年於此，未嘗訴苦。一日泣立厨下，家人問故，曰：主公未嘗疾言，今日爲我疾言，罪當逐耳。家人驚宥之。淡淵曰：修羅使用竹，反見其用木，故疾呼將使換之。彼以爲怒乎？家人以其言喻之，奴感悟，及淡淵歿，遺言與之金五兩，還其鄉里。奴不堪悲歎，涕泣之餘，自剃髮爲僧，還鄉修其冥福云。

淡淵病痰飲，至病篤，使弟子扶持之。隱几尚不輟講，知將不起，舉所筆著數本，使悉燒之。弟子皆惜之，乃曰：未定書也，恐誤後世，僅以文集十三卷屬之。紀平洲遂以寶曆二年壬申七月十五日歿于芝三嶋街寓居。歲四十四，葬于三緣山中瑞華院。弟子多服心喪。竹腰氏深悼之，使有司護送其葬車，又厚撫子弟，寓于塾者數有金帛之賜。

淡淵之妻，其義父曾兵衛女，頗讀書屬文，又有婦行。生一女，竹腰氏命以大田某娶其女。舅中西氏，襲祿其家，至今存云。

高暘谷

名彛字君秉號暘谷通稱忠藏渡邊氏本姓高階氏故於文事自單修爲高長崎人

暘谷之義父名寬字春菴號半窗以善華音擢爲譯士暘谷襲其職而不好之從西溟釋大潮學詩自負奇氣以主盟詞壇爲期遂以歌詩名于閭閻寬延中遊平安與諸名士交稱譽於縉紳之間聲價顯於世與赤石梁蛻巖同其歌行近體之氣格人呼謂高無二謂無二人矣

伏見龍草廬在于平安以歌詩名於時嘗邂逅暘谷讀

其所作結交行古詩歎曰典雅整密高華綺縟不在井白石服南郭等之下暘谷又推轂草廬其才情雋永豐藻富瞻以爲當今第一之人物而相互甘心其不可企及激賞不置後暘谷歸崎屢稱草廬爲人播布其名草廬亦屢譽暘谷爲人賣其聲價隔居東西相謀煽惑後進識者皆笑其虛捏呈露

暘谷講說平安六年而歸崎後又屢來屢往當時高名之士若江北海清澹與皆賞譽暘谷精於歌詩其業行於時先是以文藝名於崎者雖有數十人於歌詩文章不遠及此嘗結詩社曰瓊浦芙蓉詩社其聲振

遠邇

賜谷著詩鈔二卷。請批評。清人沈漁石。漁石。南京人。屢從互市。商船來於崎者也。嘗稱賜谷詩曰。我中國王漁洋施愚山。外難爲之伍矣。

賜谷自負聲譽。欲與華夏通。爲送金帛。屬之譯士。與清商抗人錢尚二子。謀鄭重苦論。二商僉謂熙朝有沈歸愚先生者。公斐藻麗逸。起翰林學士。累遷禮部尚書。今爲參政。是以延譽。公卿間聲振朝野。顯麗亦異於衆。文學之士。雖多。滿朝咸不能沮焉。吾濟小人。幸蒙不棄。承知遇於門下。歸到于沈公。乃通慇懃。以告

之。故公喜。必致報。此事賤商別有理會。請莫作念。而許諾。賜谷大喜。準備幣帛。調撥丁寧。且附一封書及詩五章。請作其賜谷詩稿序。又別以寄贈。吳中七子詩。皆投託之。賄賂二商。以金銅絹紬類。二商詆謙。若實運舩帆海。盡數而還。皆是丁丑歲正月。我實曆七年。彼乾隆二十二年也。二商相謀。促裝登程。使節儀從。至於北京。以賜谷爲侯伯。執政者。僞日本高公使信。遂至于沈氏。奉幣帛及書筒。待答客館。沈氏竊覽其書及詩。其文曰。彛資性愚劣。罔攸知識。賤齡三十四。其學未立。竊不自量。曉夕慕古人立言之志。以爲

士生今之世。非文辭不以爲功矣。嘗讀夫子所撰古詩源。唐明詩別裁七子詩選等書。未嘗不中吾心也。其採摭簡嚴。其評論確當。毫無偏黨風雅之則。於是乎立。夫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苟非崛起一代主盟。斯道者。夫焉若斯乎。噫。微夫子。其長夜乎。乃瞻西顧。怒若調饑。乃陳固陋之說。敢瀆函丈。竊惟兩漢之詩。神奇渾樸。極天巧。奪人致。乃煌々乎。風雅頌之遺聲乎。變于魏晉。衰于六朝。以至于唐。則古詩亡矣。若夫唐之創體。王楊玉振。沈宋金聲。王之秀。李之神。岑之華。李杜集而大成焉。組織之麗。琢磨之妙。視千古。

而無偶者。爲是極盛耶。夫物盛極而即于衰。自然之符也。大變于元白。下至宋元。嚳絕焉。嗚呼。詩有漢唐。譬諸人。儉有周孔。麟羽有麟鳳。過此以往。明人其傑也。苟志復古。自非以明人爲梯航。惡可乎。明詩劉高始振雅音。吾攸適從者。李何龍舉于前。李王虎視于後。此四家也者。才氣雄鷲。以修古自舉。刻意漢唐之上。莫之與京。其餘英物。連鰲方駕。爭裂綺繡。互構華蔚。郁乎盛矣。彞夙以四家爲準則。鑄心古範。十有餘年。未遑乎窺壺奧。竊謂北地雄渾。然不能諱其淳。信陽麗則。然不能諱其弱。濟南矜貴。然不能諱其複。拿

州澗綽然不能諱其莽監戒前規以自警矣若夫萬曆以後詩體屢變徐袁一興信而好古之義熄矣其作格卑而氣弱傳薪乎宋元爰至竟陵漂鬼國其說怪僻所謂野狐外道惑人者豈不懼乎彛攸疾者莫虞山錢氏若焉斯人猶逢蠱乎妄見邪識力排斥歷下輩推尊松圓爲一代詩老寃英大焉夫松圓詩腐而淺耳觀之徒繩襲焉流毒于藝圃彛未嘗不扼腕發噫也當此時否道斯極矣旨哉夫子之說詩也曰詩有大端始則審宗旨繼則標風格終則辨神韻宗旨者原于性情者也風格者本于氣骨者也神韻者

溢于才思之餘虛與委蛇而不留其迹者也三者具而一歸自然嘗持此論以爲準的選古今之詩並皆深造渾厚和平淵雅合言志永聲之旨而后止矣又曰於洪永之詩刪其輕靡弘正嘉隆之詩汰其形似萬曆天啓以下寥寥焉雷同公襲浮豔淫靡凡無當美刺屏焉夫而后袁徐之纖靡除焉竟陵之怪僻黜矣虞山之誣妄露矣言々破的字々兼衡其採擇之精歷下雲間必當辟三舍耳可謂人傑首功也歟彛故曰駘螫爆聾拯一代之亂微夫子其長夜乎讀至七子之詩諤然久之曰夫前者崛起後者代興不啻

同州郡各負韜世之量應感而起一旦互執鞭弭執友之正媿雅之麗吹襟同懷令人艷然心醉其運用也抽秘思騁妍辭音韻頓挫有金石之聲其取材也除穢去盪結撰迴殊其力足以破冗腐也正始之音復覩於茲是有大造于東吳也愉快何盡以僕寡見清朝御宇文明之化被宇內有若漁洋綿津諸公數十家其籍具在不爲不美然襲習於明季縱誕而不克踰躅而不進獨南海屈翁山氏綺縟翩翩它如李漁氏侏儒俳優之音大害于詩教斯集一出撥亂反正此其嚆矢其功偉矣夫雖是名山川之攸出天鍾

美其人乎實夫子木鐸之隆風被一代被及彛等者夫子之餘也彛幸生諸公之世與聞盛事且慕其人怒焉如擣豈以固陋默止耶恭呈野詩五章及呈七子諸公七章拙稿五本伏祈夫子寬大之仁憫彛愚悃不弄菅劑痛賜斧削塗揭卻示以匡不逮且賜夫子及七子諸公中片言隻字冠玉其首弗啻朽篇生光冀拜華袞之賜以慰饑渴之懷附驥而行斯疾百世而無疑矣惠孰大焉顧大君子之懿德彛雖愚陋銘肝刻膽永矢弗諼暗投之怨幸勿大罪噫白雲在天蒼波無極引領西望日月以冀萬里一抔神與書

先哲叢談後編五

馳伏惟冰鑒惶恐不宣其詩曰曾辭朱紱臥西湖王
盤雕欄入畫圖明鏡天開波似練白銀界瀾月懸珠
鷓鴣昔綴周宗伯鷗鷺長盟越大夫聞道湘靈能鼓
瑟天風定聽鳳鳴無浮世時掉具區煙花月清吟不
記年掌禮曾班廊廟上著書還掛國門邊叨徵玄晏
先生序深愧中州愴父篇自是登龍珠履滿裏糧南
北走群賢凌雲獻賦動京華矯々雄才富五車名屬
股肱逢聖代職當喉舌寵天家弭毫夜直龍樓月扈
蹕朝陪鳳闕花一自掛冠耽逸隱茅簣踏遍赤城霞
洞天三十六芙蓉林屋僊翁冰玉容寶錄誦來瑤草

靜。瑤臺嘯處綵雲重。彈丸日月駭朱鳳。咳唾珠璣跨
白龍。昨夜天風聞廣樂。羣胥國裡夢相逢。瞿鑠中原
一老師。輜軒採選國風詩。參商遠隔勞神想。夜夢西
飛謁鳳儀。青鳥有情傳錦字。美人無意報瓊枝。名山
不許藏書去。旗鼓方今震華夷。沈氏讀了而不肯嘉
納。乃使其屬吏。郟幣帛及書筒。曰朝家大典不可泐
恣。上諭聖訓最禁私謁。中國與日本大有界限。必不
可通。固不比朝鮮韃靼等屬國。歲使國相貢方物。汝
輩商估何故為彼所私屬而來耶。且日本貢使明世
既有舊例。皇朝鼎新以後。未嘗有貢使入于中國而

按此書在清
乾隆二十三
年八月十八
日高宗海外
寄書十有餘
言謂詩字之
源流或誤與
致會行論不
公所以字為
中正又謂詩
五言韻附第
子之刊并款
乞借一書
為非不誤然
外亦不宜以
文字遺往還
也固不吝拒
之詞又衡山
不以書自予
遠矣之意

今竊通文書，敢犯嚴憲，愚賤無禮，莫甚於此。二商大恐，不知所爲，蒼皇失措，廼收其幣帛書筒，阿媚屬吏，請懲不過失，固密其罪而去。日夜期程，狼狽迺歸。于杭，便計齟齬，機會失所，相與再謀其事。有一老商曰：龔生者，近容於杭，苦論其故，何弗屬之，偽造其答。日本人資性慤實，易欺，二商從之。設席，速龔生、壘生，保結之。其餘學究五六輩，亦皆相聚，乃僞作沈氏答書和詩及吳中七子和韻詩數首，又雇造各自書者，戲慢調辭，相次書畢，卷軸裱褙，尤致耀麗。二商大喜，使龔生歷收幣帛，以餘分與各人。至其翌年，又來于

崎，傳致之。賜谷，賜谷得之，再三拜跪，不啻手舞足蹈。其僞沈氏詩曰：昭代聲華四表光，國風十五大文章。尚教人傑鍾賜谷，猶遍歌謠譯越裳。萬里銀濤飛錦字，百篇玉戛奏芙蓉。元音自是盈天地，酬唱相思嘆望洋。大雅如林今古芳，原無人不可登堂。文鳴得似東西漢，才調能勝中晚唐。讀到君詩湛擊節，誰言我論示周行。多緣四海同心理，渺々鍾情憶大方。七詩及其文皆長，不錄於此。朝暮展玩，手不釋之。乃至以才調能勝中晚唐句，篆刻造私印，自謂吾才於我國，曠古無有焉。世人又益羨之。其後數年，沈氏詩鈔東渡，其中詳載

賜谷卻所請之事。又互市商客談錢向二子詐偽。崎人皆知其騙矣。釋元皓曾察筆記。原東岳詩學新論。粗載其始末。指笑賜谷躬自滿假。為二商所欺惑矣。賜谷以明和三年丙戌三月歿。年四十八。所著有五經音義補。樂府變。詠物詩集。明七子詩續編。清七子詩選。瓊浦社草。賜谷詩稿等。

山脇東洋

名尚德。字玄飛。一字子樹。號東洋。通稱道作後稱。養壽院。叙法眼。平安人。給仕于幕府。

東洋之父曰清水東軒。丹波龜山人。學醫於山脇玄修。

移居京師。娶駒井氏。生一子。伯即東洋叔。敬長。字源吾。玄修父。玄心。為東福皇后侍醫。叙法印。卒。玄修襲職。叙法眼。稱養壽院。所謂禁裏附御醫者也。嘗愛東洋。為人將以其女。娶之。與東軒約之。時東洋十二三歲也。云。

東洋七歲時。受諸經。句續於渡邊葭谷。名雄。字十三。而飛卿。能屬文。好作修辭。十八而父東軒歿。母駒井氏。性質端正。頗能讀書。通曉大義。其師二子。嚴以義方。恆使讀書於樓上。捨其階梯。吃飯行廁外。不許下樓。故東洋與源吾。日夜憤勵。從事於學。玄修益奇愛之。享保

丙午春苦請其母氏養子東洋。山脇氏翌年丁未九月玄修卒。東洋襲。昔年二十三。

東洋後於山脇氏時不以醫為專門。猶講經史。教授子弟。左祖漢魏傳注。辨駁宋儒心性說。門人頗眾。世呼

之儒醫。當時若後藤良山。名達字有成。江戶人。香川秀菴。名修德字

太中播州人。香月牛山。名則真字啓益。筑前人。稻若水。名宣義字彰信。江戶人。

等皆唱業於輦轂下。稱之儒醫。東洋與之交相與討論。發己所見。諸家為之皆吐舌。稱其不可及。

東洋初年喜性理說。於其家學既覺。唐後醫說可非者多。未能發一見。旦暮六經。涉獵百家。三十以後白職。

道有今古。而技藝亦然。一旦大有所開發。斷然於儒

主漢魏古學。於醫主張長沙。勵精攻之。醫術大通。求

療。請治者日相踵門。名聲揚躍。而滿海內。一時俊傑

若吉益東洞。永富獨嘯。皆出自其頃。昧中而獎成其

業焉。

東洋天資捷悟。加旃以彊健。貫串經史。嘗在林東溟許。

聞講史記。講畢後。戲背誦始皇及項羽本紀。不遺一

字。又談及梅花暗誦。梅花詩一百首。東溟大感其強

記。

東洋容貌頎。哲眉目若畫。甚有京樣。嘗學擊劍。而究其

奧故掌中多較班又好衣裝嚴猛有威容時人僉謂使東洋無武弁之氣習必與縉紳貴胄同自然有高貴難認其尊卑

東洋常謂近世諸子各出著述刊布於世不若翻刻彼國先修有益書以惠於後人嘗奉命校勘王肅外臺必要四十卷刊行至今學醫者寶焉

東洋以寶曆甲戌歲請官解斬市者死屍觀其臟作文祭之明辨舊說著臟志按觀臟之舉宋有歐陽範五臟圖元有王好古臟說考於吾邦未曾有之者或難之曰醫爲仁術雖死屍屠之觀其肺腑毋寧甚乎

診脉察証投藥與劑有資而得效何必觀臟之爲東洋笑曰欲善其術不能講究不多端斯舉蓋出不得已不更與較壬午歲再請官又觀臟自是以後越前半井伯玄有臟覽長崎吉見南岡有五臟明辨皆以東洋爲之嚆矢長門龍鶴臺作臟志序曰相傳本藩昔年有獲姦賊於城中侍醫請剮剝之使畫工卽圖焉其圖秘而不出曰此圖一出則醫籍盡廢近竊覽之如志所載分毫不差矣於是乎益知素靈難經明堂銅人等諸書說五臟六腑者爲妄誕也夫苟不明臟腑所位關節所束水穀所輸氣血所運則安能

得知癥結所在而治之乎。而上下千餘年。容欺不疑。執迷不返。衛生之道。淪胥窮矣。豈非生民之不幸耶。君憫其如斯。奮然發志。撥千古。謎蒙。揭癘世標準。以傳于其人。於將來其功大且遠矣哉。

東洋以寶曆十二年壬午八月十三日卒。享歲五十八。葬于深草山霞谷。所著有醫則一卷。臚士二卷。濟世餘言三卷。及文集六卷。

平竹溪

名義實字子彬。初名良能。號竹溪。通稱平太夫三浦氏。江戶人。初仕于甲斐侯。後仕于吉田侯。

竹溪三浦大助義明之長子。左衛門尉重經之裔也。自重經至上總介隆有。凡二十世。居於周防吉敷郡仁保邑。其子甚右衛門尉爲重。仕于織田信雄。爲之竹溪曾祖。其子權兵衛重久。初來江戶。寓津和野侯。在邸。其子重政。通稱平右衛門。娶宇津木氏生竹溪。於江戶。重政不仕。終身。竹溪年十五。而仕于甲斐侯。三十一而致仕。教授生徒。皆享保四年己亥冬也。

竹溪若冠而仕。甲斐侯爲近侍。侯悅其豪氣。不撓。矯俊有節。恩寵特厚。寶永二年臘月十八日。常憲大君臨邸。諸學士肄業於御前。竹溪歲僅十七。進講。

孟子道在通章。言語辨爽。甚有儀容。賞賜時服。人皆榮焉。

竹溪幼而好學。中年之後。受業物徂。天資穎脫。未數歲。究群經。見解奇拔。出人。意表。又善楷書。徂徠常愛其聰敏。著書數種。脫藁必使竹溪繕寫之。徂徠手書多。以草行。皆習熟之。悉得其指。故徂徠臨終。屬遺書於竹溪。與服南郭矣云。

竹溪嘗與社友五六輩遊。雜司谷道。有拔刀叫呼者。人皆恐避之。竹溪拒之。以扇打其刀。而墮。農夫數人出捕縛之。特吟歌詩而過。

竹溪嘗遊鎌倉。入夜失途。入篁叢。拔刀斬竹數竿。里人以為盜。喧擾問之。曰。月黑。吾以為炬火。汝輩何尤。其聲甚厲。威貌難近。里人勞之。供燭送之數里。

竹溪恒為執強之言。有始謁見者。曰。有事來。無事不可決來矣。可吐欵。不可軟飾矣。

竹溪尤留志經濟。精于律學。享保中執政。濱松候信祝

從四位侍從。松平伊厚聘之。不肯起。物金谷名道濟。字大寧。

徂徠之強之。而後可。然進不以儒官。非其所好也。遂

受俸二十五口。班比上士。為政府典簿。所謂案詞方者也。

竹溪有吏才。尤通知執政參政之所事。諸官之所職。以其所掌。皆政府之要務。留意先朝之舊典。歷世之沿革。故自六經諸子。以及傳記小說。亦其所務。專在經國之業也。其練達時事。如視諸掌。欲有事於官。來謀者。不可成。即止。為之必遂。而謀之有術。由其指揮。則得不由其指揮。則不得。故自謂人為吏。不成其所志。則不得其所。以謀之委曲。故也。直情徑行。何得不行於時。是以人皆敬待焉。

竹溪以寶曆五年九月寢病。身體衣被猶好潔清。曰。病人臭穢可惡也。來問病者。皆謝不見。遂至翌年丙子。

五月五日歿。享歲六十八。葬于市谷蓮秀寺。所著有射學正宗國字解。律學正宗國字解。明律譯義。竹溪文集等。

木蓬來

名貞貫。字君恕。初號嶺南。後號蓬萊。通稱勝吉尾。張人仕于勝山侯。

蓬萊尾藩上卿犬山成賴氏封內刈安賀邑農夫之子也。歲十二而來江戶。謁物徂徠。無幾徂徠歿。乃歸鄉里。力學多年。後之京師。講說為業。其名稍著於都下。勝山侯忠鄰酒井越前守為大衛將護二條城。曾聞其名。

聘之禮遇頗厚遂以文學仕之從侯駕來江戶嘗延
享初年也

蓬萊講說經義取譬教諭言語明爽頗似中江藤樹爲
人故雖至愚之人領了其旨仰慕師德常謂白鷗在
于水悠然而浮清閒自得而其足躁擾不得少息以
是不失其性矣人處於世亦若此耳

蓬萊嘗曰已不善而人譽之不足以爲喜已善而人毀
之不足以爲憂

蓬萊少時家貧常無十日食有流氓男女來立門外乞
食者倒米櫃與焉

蓬萊資性直諒類多密行雖齋居獨處皎然不白欺爲
書生時嘗飲酒樓知娼妓善絃歌者二人其後二人
爲主人所逐無所依賴來請寓于蓬萊家矣蓬萊憐
之遣二人於家遇之若賓客未嘗媒狎自謂爾嚮在
樓爲妓今則處婦非卑賤之者安撫之逾厚整其資
裝嫁之人皆賢焉

蓬萊不欲苟合當其官勝山爲儒員俸米僅十五口矣
非爲其妻妾而餬口斗外勝山侯能爲其知己而優
遇足以有爲也侯將大用委任之藩政半途捐館及
其世子襲封後封內歲饑用不足諸臣止賜終不儉

蓬萊其隆禮可以視其餘敬待率此類

蓬萊以明和二年丙戌十月廿五日歿于駒籠邸舍享年五十一。葬于日暮里臨江寺。嘗一喪內不再娶。則以為立後非吾志。遂不立嗣。從其所好也。所著有王壺詩選二卷。蓬萊詩稿四卷。

赤松太庾

名弘。又以通稱字毅甫。號太庾。又號赤草。述齊木瓜翁皆別號。江戶人。

太庾之父名舊邦。字新甫。號沙鷗。播州人。其先出自於赤松次郎。則村入道圓心。其第三子初。入釋。曰律師。

則祐從足利將軍。屢有武功。後為播磨國守護職。則祐七世孫肥前守治忠。給仕豐太閤。乃舊邦曾祖也。舊邦元祿中始來江戶。以儒游事松山侯。娶櫻井氏。生太庾於松山侯箕田邸中。崇寶永六年己丑歲也。云。

太庾若冠學于家庭。慨然嘆曰。先王之教成周備矣。照照如日月。今遇封建之制。當是之時。不修經術於男兒之業。果其何為哉。於是專精六經。研究不已。遂以經藝名於當時。其學不專主漢宋。自成一言。後著易書詩春秋三禮孝經論語解。曰九經述。書成凡百。

三十卷。可謂富矣。我邦作為郡經註解，未嘗有若斯浩澣卷帙者。有識者嘆服云。

太庾厭薄當時美藻社諸子耽歌詩者，不與之交。曰：名譽人之賊也。喧傳德之賊也。模擬剽竊精思吟哦者，抑亦詩之賊也。

太庾常以名教為己任，焉其自信甚厚。王侯貴人雖以厚弊豐祿而招，不敢就官。曰：我豈若得四方髦俊之士而教育之，各成其德，各達其材，以使各供其國家之用哉。而弗敢顧人皆高其操志焉。

太庾資稟雍熙，絕無浮噪粗豪之氣。其行敦篤而績重。

松觀海稱曰：毅甫風義高標，雄視一世，足以為後進師表矣。

大庾以明和四年丁亥四月十二日歿，享歲五十九。父沙鷗猶存焉。自喪大庾，追傷之餘，哀毀為病。以其冬十一月晦日歿，享年一百歲。其墓在麻布善福寺近世，儒流壽至，頤期者，江村專齋及沙鷗耳。

中根東里

名若思字敬夫，號東里，通稱貞右衛門伊豆人。東里之父名重勝字子義，號武濱，三河人。延寶中遊于伊豆，因移焉。娶淺野氏生五男一女，所存東里及弟

先哲叢談後編五
孔昭字叔德號鴨居其餘皆大家於下田業農桑頗
好軒岐家言精於其說請治療者日衆矣其名聞於
鄉里云

東里年十三而喪父事母孝謹其母氏命為修父冥福
歸釋氏入鄉一禪院雉髮曰證圓後登宇治黃蘗山
師事悅山禪師蓋禪家課業在得佛祖真面目不許
博讀群書東里厭薄其課煩竊出於寺來江戶寓于
下谷蓮光寺研究淨宗學偏讀經典其寺主曾與物
徂徠善屢稱東里為入明敏異眾平常讀書如有不
通雖歷年之舊必記在臆觸事發明徂徠聞之大賞

之嘗試使東里句讀李攀龍白雪樓集一本東里附
傍訓國讀於其書返之皆歲十九也云
東里寓于蓮光寺數年於此自知為僧之非道屢請蓄
髮還俗寺主雄譽上人頗有鑒識將使任其意而以
似蔑視其法不陽許之陰稱有疾蓄髮於寺中別舍
東里益讀書刻苦惟日不足稍疑徂徠之學乃取所
作文章數篇悉燒之厭薄其所謂修辭之業矣皆細
井廣澤屢與雄譽上人善聞東里為人大奇愛之延
寓宿其家無幾歸省鄉里其母猶在遂得請母氏而
後還俗稱中根貞右衛門室鳩巢又聞其名欲引使

孔昭字叔德號鴨居其餘皆大家於下田業農桑頗好軒岐家言精於其說請治療者日衆矣其名聞於鄉里云

東里年十三而喪父事母孝謹其母氏命爲修父冥福歸釋氏入鄉一禪院雉髮曰證圓後登宇治黃蘗山師事悅山禪師蓋禪家課業在得佛祖真面目不許博讀群書東里厭薄其課煩竊出於寺來江戶寓于下谷蓮光寺研究淨宗學偏讀經典其寺主曾與物徂徠善屢稱東里爲人明敏異衆平常讀書如有不通雖歷年之舊必記在臆觸事發明徂徠聞之大賞

之嘗試使東里句讀李攀龍白雪樓集一本東里附傍訓國讀於其書返之皆歲十九也云

東里寓于蓮光寺數年於此自知爲僧之非道屢請蓄髮還俗寺主雄譽上人頗有鑒識將使任其意而以似蔑視其法不陽許之陰稱有疾蓄髮於寺中別舍東里益讀書刻苦惟日不足稍疑徂徠之學乃取所作文章數篇悉燒之厭薄其所謂修辭之業矣皆細井廣澤屢與雄譽上人善聞東里爲人大奇愛之延寓宿其家無幾歸省鄉里其母猶在遂得請母氏而後還俗稱中根貞右衛門室鳩巢又聞其名欲引使

之門客於其家。東里素慕其學，委質師事之。時歲二十三年，享保元年正月也。

東里之父善飲，每出醉則歸家晚。東里挑燭常迎之，嘗逐之途中。父醉甚，不辨東里乎他人也。大罵之，遂倒樹下而睡。扶持之不起，走反取燭於家而恐其母不安。故稱父宿其許。今夜醉客某家，又無餘燭，與兒一宿而還。遂到父睡處，張帳於樹護之，以徹夜。遲其睡覺而持之還家，鄉人皆稱其孝焉。

東里從室鳩巢在賀州二年，享保戊戌還居江戶八町堀一年，又去之鎌倉，居于鶴岡廟側。二年再來江戶。

僑居辨慶橋畔。教授生徒，藻光自晦，不欲與當時諸儒相擷。頗常甘退落，其資用乏，則綿絲繡針之類鬻諸市。又造竹皮履，售之，得數日費錢，閉戶讀書。從遊之士，外不接見人，沈默自重。人目之曰皮履先生。東里在讓社時，徂徠奇愛其才，常相顧坐客。曰：文章若僧證圓，膝東壁而後，可稱能學左氏史公也。耳掄接之。其誘掖寵樹，無所不至。及其後還俗，義當謀諸徂徠而後作之。東里未曾謀之，可否養髮既百有餘日，徂徠聞之不悅。東里又疑其說，著論駁之。述自所見山縣周南、太宰春臺等覽其稿，太愠之，排擯齟齬，使

東里不能入其門焉。東里自是而後與之絕云。

東里詩才雋逸。文尤跌宕。機軸可觀矣。若下毛天明。鄉管神廟碑。相州鶴岡祀堂記。近世柴栗山井四明太田綿城等。諸家皆稱曰。慶元以來。希有絕無之文。東里資性捐介。不爲苟容。於世高潔自持。故雖從遊者。皆憚之。室鳩巢特愛之。曰。強項不屈。緘默不競。能處磨涅之中。更無淄磷之損。

東里至延享中。厭江戶煩喧。遊于下毛仁田。客高克明。字子啓家。嘗愛其曠野之清閑。而不遷移居。天明鄉。字九峰悉棄舊習。尊信王姚江學。專唱其說。以誘子弟。闖鄉

爲之化。追慕東里。雖歸人兒輩。能知東里之名矣云。東里在天明時。其弟孔昭失業。又先是喪妻。不能鞠其女。乃携來。因託東里而去。皆女僅三歲。日懷之。庇養撫育。無時不盡人。皆難焉。嘗爲之著一冊子。畫鳥獸於端飾。以朱綠名曰新瓦。以謂穉子蒙昧。未得教諭。成長而後躬弄之。能讀之。則知吾撫育汝之意矣。余嘗得其書。而讀之。不啻文辭平散。流暢演敷。人事不思使人感動心志矣。

東里以明和二年乙酉二月七日。歿于相州浦賀。享歲七十二。葬于海關顯正寺。不娶無妻子。臨終以藤梓

者為詞。所著新瓦一卷外無遺編。門人須藤溫輯其詩文為東里文集二卷刊行於世。

石瀨濱

名宣明字子誼號瀨濱通稱多仲奧州人。

瀨濱之高祖宣常以射術仕于武田晴信以勇武聞於世所謂甲斐強弓石金左馬助是也晴信嘗欲試其技置堅甲於石上射焉宣常乃抽一矢從容而進一發貫洞汰著石鏃入寸餘晴信嘆曰古之善射有曩祖陸奧守八幡太及鎮西為朝而未聞穿石者賜氏石金按野史作石兼非也至勝賴時不遇而去隱奧

之瀨上邑自耕給食以其後甲斐亡身不得死之為耻以謂失士之義因戒子孫勿出仕故世為農家至宣明初好學遊于江戶以其同鄉之故學於餘熊耳教授為業矣。

瀨濱自修石金為石不啻文辭之上於通俗概稱石多仲故當時之人無知複姓者或難之曰於文辭上截複為單不為無例於通俗單之自是蔑其姓系者也瀨濱笑曰我輩賤丈夫何管家先之世貫乎金舊為兼亦是類不少較焉。

瀨濱寓于熊耳塾十年日夜誦讀貫串經史其對几座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五
下足著兩磚處皆爲之穿。

瀨濱記姓過人。每年至臘月必買歷史一冊糊塗之。廁中壁上之廁十二次而暗記來歲十二月自支于運動時令。至晝夜短長節氣旺相之事而後去其糊以爲歷子展卷在之。廁間不別費寸咎。

瀨濱經義文章皆主護國二十九歲下惟芝三田生徒稍集其名顯於時業將大行寶曆八年戊寅病疫而歿。歲三十八不娶無子。門人相議護其遺骸送葬。鄉里云所著有嘉隆文體四卷修辭緒言一卷瀨濱遺草六卷皆門人所輯錄未全脫藁者也。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五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六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劉龍門

名維翰字文翼號龍門山人通稱三右衛門宮瀨氏紀州人

龍門之系出自後漢獻帝孫志賀穴大村王。應神天皇二十年乙酉率其黨類東渡歸化於我。朝廷憐其流離姑念貴胄封之近江石鹿郡二十餘世失封。子孫播遷諸州。後數十年居伊豆宮瀨者以地爲氏焉。曾祖宗仙以醫始仕于紀侯。遂移于紀。祖宗成父。

先哲叢書後編六
宗確襲繼先職世祿三百石宗確娶巖橋氏生二子伯乃龍門叔維持字文幹至龍門時有故除籍隱居于州之龍門山讀書力學有年於此後聞物徂徠之業而慕其風來江戶皆寬保元年辛酉夏四月也龍門負笈來於江戶驛舍遭盜喪資銀乞食入閩寓湯嶋管廟祠宮某家一年餘而僑居湯嶋切通街教授生徒嘗委贊服南郭入芙蓉社門下之士鴉士寧高翼之輩妬忌其能惡聲數臻於是乎怏怏失望引去退修六經不敢交世無幾名聲大起門人益進諸侯雖有聘之者皆辭而不起當時稱文章家者推服南

郭餘熊耳龍門之名亞之云

龍門修李王之業其旨與之同而馳騁驟步別占一格與當時諸家異之趣向諸家極力鍛鍊潛思字句將造請其精微矣龍門乃不然爲詩若古文辭隨題命意遇境遣辭意在筆先下筆成文志之所至辭必至焉操舍如意縱橫自若未始焦神極慮嘗謂諸子皆矻矻我獨由々焉蓋不有天縱之才而勤敲推何能至于若斯乎

龍門其業未盛時窮迫殊甚傭書給食嘗賦哀三孫一篇寓意自譬其詩曰對酒纔忘憂醉臥胡姬樓腰挾

刪緱之長鈇，身被鵠鷄之弊裘。傍有美髯少年子，撫
枕喚起請交遊。願勸一盃結，然諾起坐不辭共獻酬。
少年殷勤問名姓，相君貌得非名流。欲對呻吟不能
言，長跪數謝不堪論。請君劍舞我擊節，賤子開口緩
憤魂。憶昔東漢紀綱頹，董賊跋扈崩風雷。枉害善良
鉤雄俊，克復難施股肱才。劫主遷都逾僭侈，弄權殺
人如獲薙。廢立萬乘勢回天，剪屠龍種無子遺。赫々
兩漢帝王州，城闕爲墟頹。宗祀密謀斃賊纒，解頹那
識蕭牆姦雄起。振盪四海據要津，神威遂歸傳國璽。
三孫狼狽泣路衢，海內無所投微躬。跼蹐踏足，搓海東

國海東之國日本，都日本天子聖明主。仁政養老且
撫孤，顧眄帝孫恤播蕩。禮遇更與諸臣殊，詔賜芭湖
石鹿郡紫綬新綰金虎符。何計異城祭宗社，東方世
變空爲古。石鹿胄裔亦流離，於今爲庶窳草莽。龍顏
隆準赤帝孫，城市餽口混屠貼。妻孥數嗟，甑生塵。世
人謾指嘲貧窶，感念祖宗獨哀號。爲遣悲憤賒濁醪，
君不見漢祖斬蛇三尺劍，千歲威靈口噉々。帝王之
孫微何在，向人難說卯金刀。

龍門講經之暇好音樂，常吹簫，頗究其技。蓋我邦中古
以隆所傳古樂者，皆隋唐兩部鼓吹，而拾收六季之

遭毀雜以夷蠻歌曲爲斯制度補其所以爲李
唐一代之遺音龍門能研尋其說時東獻王亦好
音樂使人招之自是而後龍門屢詣王府嘗與伶官
數人奏曲於王前湊合均以侑舞其屈伸俯仰綴兆
舒疾盡中節奏再始復亂著往飭歸奮疾而不拔極
幽而不隱滿坐之人大嘆其技人於妙伶人東儀將
曹稱曰所謂作於翁如從於純如成於皦如者

太宰春臺與龍門在當時皆好音律東獻王又聞春
臺竅於其技屢使人召之春臺辭曰余儒生也若以
儒術被徵則不俟駕而行今以吾之私嗜末技與王

門伶人爲伍乃非吾所欲也遂不行龍門非斥其言
云吾素不以好音而妨於道義矣

龍門慕護園修辭之業入於芙蓉社服南郭甚愛其才
遇之尤優後以同門之士妬忌之遂信其讒間厭薄
之龍門亦知其意與之絕其始末詳於龍門與餘熊
耳書中今載於此其書曰子綽足下昔薦吾於赤羽
吾常謂之知遇然南方草鄙之人於世無所比焉尚
未賔於左右拔之寢潤中卓爾不拘衆口不知何從
便得之前年島子行爲吾緩頰說之猶未悉其意足
下爲吾詣赤羽旁午以議乃謂字子迪者倭翁之弟

先哲叢談後編六
子赤羽所親使子迪請之則可也而欲令吾交驩子迪事始末具與島子行書知足下未讀之嚮者諸君宴崇古樓吾亦與焉至則足下子迪在焉足下使吾獻觴於子迪既而騰吾笑談歡甚足下喜可知也吾有事而出足下招吾縱與折節子迪當時以厚厚誼不敢言而諾之且聞君修諭子迪以納吾此猶臨井而求火豈不得已故略爲足下陳鄙哀耳吾好書旁喜歌詩常以不得海內名家匡不逮爲憂慨然裏糧入閔嘗飲板美仲宅逢於子迪卽以欲謁赤羽告之美仲曰恐衆女妬蛾眉至今常謂之知言子迪曰爾

從赤羽何能爲豈若從余而學哉吾笑曰吾雖僻處南方燥髮所聞知有赤羽豈聞天壤中乃有子迪歛衽而事子輩何必去父母之邦退以爲余也凡庸何尤此人不以挾意焉旣而詣赤羽從諸君後神意不接問業無端退而懼耳翻然悟曰汎濫之器焉望洪流之量哉然聖門有矜不能之教豈終不屑耶鷓士寧責讓余曰聞爾醜詆社中曰無人爾守口如瓶不然爾無與焉對曰吾出都數日未知時彥爲誰安論其有無然士寧先進也敢不從規吾雖不發言之頗怪其意自是從諸君後唯通寒暑耳乃雖齋所業欲

發口無由終不敢進也。烏子行結曰：爾何故不與社盟？吾陳其本末告之。子行往說之，赤羽對曰：余何拒焉？蓋與士寧謀之，於是足下携士寧仲英子行，飲吾卽命諸子，媾於吾也。旣而更裘褐者十，於是諸子無敢衷言，又邈不念於吾，吾遂絕跡於赤羽。吾實惑焉。子行復謂聞諸社友之言，子迪愬曰：文翼者，上國人，其行必浮華，寧無咫尺，夫子之業歸而誇其鄉，耶不然，則以是釣名，徒以哺啜也。上國人其性率浮華，豈無傲于士新兄弟師，俸翁翁死而遂倍之耶？吾笑曰：何距吾之深也？寧以一士新，槩乎上國億兆之人，非

妬則愚也。若以上國人槩爲浮華，則赤羽亦非上國之人耶？卽以教授受束脩爲詬，則寒士何以計哺啜？則赤羽亦非教授之人耶？夫丈夫之在世，苟有所見，何以順爲正？從妾婦之道，趨起詭佞，委曲從俗，拾人餘唾，而饜乎富貴乎？彼所謂豪傑之士也，不擯則可以己爲權衡，懸之衆而索同己者，君子不爲也。是旣報子行之語，故不敢贅之。今也赤羽旣逝矣，乃俯眉彼人，傲白面少年，仰卿先生之鼻息者，吾心不安。雖足下有命，吾不敢奉之。戾高誼甚，忸怩不知所言爲未減而幸也。近者松君修過吾廬，賒濁醪炙枯魚，揚

於文藝詮次作者之微談及此事語曰讀韓容酬應之詩乃知有文翼也後高子式謂余曰子未讀劉文翼詩耶門令門人誦其龍門集者近體間有假璫要不失寸玉五七言古體體各有妙境翩翩乎富世之才子也於是讀之即益熟文翼竊怪以文翼之才何不遇赤羽豈其有故也後過赤羽問之乃對曰余始識文翼於海雲寮社談笑命杯勺登之社會久無所聞知後有計令文翼尋社盟者謀之社友皆曰浮華也故不許云君修曰文人無行自古稱之若以浮華律之古今之士何據措手足護園之社如東壁子和

輩安免浮華之譏言行相顧進退守禮者舉一世無幾焉夫世之文士惑溺娼妓失其職業遺才存色殞軀衽席鑽穴隙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者有之或沈湎荒腆不顧檢操宴會失儀街衢之中令人肩臂跋盃號呶張拳挺鉞瞋目罵人醜態發露為傍觀者所姍笑妻孥所羞惡者有之或博奕輸屈賭身貨物無贖得反或好負逋責以縱其欲者有之或浮華流說汙世釣名重精者有之余未聞文翼有此行者何曰文翼以浮華哉是必有前煬竈於赤羽者赤羽若能熟文翼便何至於此松山世子以英傑之資握沐下

士高子式薦余曰文翼之詩若姣姬臨檻春花爛熳世子延吾於清燕國士遇吾每呈一詩未嘗不稱善也君修從旁讚之世子宴肥後侯赤羽父子陪焉世子問余事答以才子後每謁世子問吾無恙否而謂欲見君赤羽居則曰不知吾也卽稱吾爲才子亦可怪矣何不對以浮華也且足下與子行亟請而弗許一朝受世子之問輒欲見吾益可怪矣寧諂參政之世子耶名家恐無求權貴吾甚惑焉近源子澤問吾仲英仲英曰吾大人平生惡會韓客而罵名者排文翼豈有他哉夫吾會韓客去赤羽幾年是知其所窮

蓋近遁辭焉寧以此爲罪議社之輩多會韓客者赤羽何不排而絕也抑於吾事何前後之相矛盾也松山世子跋拙稿曰文翼溫潤謙讓有德君子者近之子遷每見余問文翼且欲見之子遷非不知文翼則社中二三子猜忌文翼擅名而擯焉卽徵諸世子不見疑質諸君修不見譏子式輒之足下推之古人欲知己者有一今旣若此何苦乃與子迪輩周旋辱足下眷命而不獲從教慚懼不知所言故作此書擲管踟躕者久之雖然藏中心而不言之則恐終身不得鄙悃於足下略述固陋以曉左右莫厭覲縷幸甚亦

唯戾高誼之罪。何以免焉。

龍門以明和八年辛卯正月四日歿。享歲五十三。葬於高田原文國寺。所著有古文孝經國字解。東槎餘談。鴻臚傾蓋集。堽麓集。金蘭集。李王七律詩解。劉氏無盡藏。龍門山人文集等。

龍門至晚年。交遊遍海內。推其經義者。與太宰春臺宇濤水同。推其文章者。不減服南郭餘熊耳。松崎觀海稱以才學無雙。龍門及易簣。遺言曰。天下知我者。莫若君修。吾死。必求君修銘墓石。乃從其意。君修銘曰。使斯人生正德以前。必上玉堂而躡金馬。使斯人及

物子之世。必不立。當時諸公之下。富貴在天。終身軼軻。憎茲多口。罪豈在我不朽者。文後世必有識者。五十九字。閒頗盡龍門之爲。入足以聚其行趾矣。

良華陰

名芸之字。伯埤號。華陰通稱。平助良野氏自修爲良讀岐人。

華陰其先秦氏。土佐長曾我部之支族。土豪於讚州那珂郡良野邑。少時有俠氣。遊于江戶。學擊劍於長沼不遠齋者。遂以其技聞。又好讀書。受業於林整宇之門。學成來京師。築講堂綾小路室街。教授爲業。其學

不專主性理，折衷漢唐宋明諸家，別爲一家。近世所謂折衷學者也。其業與宇明霞雁行。當時之人呼曰：宇三良平。宇三以明霞稱三平也。

華陰資性沈厚端默，深厭輕薄之氣習，不敢交當世之諸儒。其在江戶八年於此，讀書昌平學舍，無敢知其爲人者。特桂秘書彩巖善知之，後彩巖薦之。東叡王甚敬待之，賜廩米，給其費。王薨後之京師，觀修王又聞其名，聘之，遂以文學賓於王府云。

周秦古書佚於彼土，全存我邦者，不爲不鮮。孔傳古文孝經，依太宰春臺校本始顯于世。人皆所能知也。至華陰鄭註，今文孝經校本知之者極希矣。寶曆初，華陰得釋齋然遺本於南都，校定刊之，自是而後鄭註始顯於世。其餘異本往往而出焉。至今鄭註疏釋頗多矣。其實以華陰所校爲之先鞭矣。

華陰平生雖小事，熟思不苟，必循々有序。至其機得理，到能爲人難爲矣。雖然嗜好之偏，又有異常者。嘗養一狗，名駒，愛之尤厚。或惡其狗，猛撻之。華陰斷然勇往，大怒罵其人，又執其人，養狗，撻之，毫無畏縮之色。朝暮聞群狗吠聲，持杖而立。

華陰雖以文學起家，不欲苟仕于侯家，其意以謂方今

諸侯不得見雄才遠思將有成之君常誦杜甫深山
催短景喬水易高風之句自譬

華陰在江戶時一諸侯聘之勤其仕官辭而不就嘗謂
侯曰今世為官捷徑者三焉度支國用工於勾勘能
殖貨財最為上策運筆端正能通俗體堪為書吏為
之中等騎法精練調肥閑馬兼獸醫或練習兵伍協
贊禮儀或善會計算料眾寡點檢毫釐為之下等况
吾濟左右詩書馳騁翰墨之圃以吻舌為能博充為
才是最不通于人情時勢之甚者海內能不溺儒服
者幾人耶依是觀之欲以文學皇張門戶者三等外

也侯笑而止

華陰以明和七年庚寅歲四月三日歿享歲七十二
或按
作六十九者非私謚文惠葬于洛東法華寺所著有華陰良
論詩評集解華陰文集等

田邊晉齋

名希文字子郁號晉齋又號翠溪通稱喜右衛門
平安人仕于仙臺侯

晉齋之父希賢世仕仙臺為京師邸監娶齊藤氏生晉
齋於京晉齋幼而好學受業淺井重遠之門確信程
朱學後以經義被稱於縉紳間專唱山崎氏說以此

授徒云。

晉齋教授平安七年其名著聞於時仙臺候喜其所爲召見賜月俸三十口別爲門戶以爲儒官移居仙臺在其職二十年賞其勞加賜米地八三百石禮遇甚渥無何擢爲世子傅又加賜四百石與先所加併七百石班至中太夫其殊恩非常不世之君臣之遭遇也夫仙臺大藩非無貴重之臣又非少文學之臣然未聞若晉齋出身而進者也

晉齋幼而夙慧聞鄉先生講孟子人皆可爲堯舜章所然有追慕之心謂曰皇夔伊周若不可企及其他未
有不可學而至者

晉齋感侯之知遇以維持名教匡救不逮誘掖朝野爲已任諫直忠告無所隱嫌侯亦能容之嘗侯在江戶病厚晉齋憂之自稱浴溫泉詣鹽竈祠危坐絕食七日祈以身代侯雖家人無知之者蓋赤心之所凝至誠之不可揜乎侯病愈焉而緘口深秘遂爲士大夫所稱譽矣

晉齋嘗詣一友人家夜深方出見從僕立門不堪寒勞曰我適人許亦自安飽汝等特至於若此素不恕之耳自是以後非公事未嘗夜行矣

先哲叢書後編六
晉齋從仙臺侯巡按封境宿某邑夢小兒數十輩來挽衣裾覺而後聞其父老言乃謂此邑習俗生女不舉恐其成長之後費資粧也晉齋愍之上疏告其狀於侯即日下令嚴禁其事且亦有每人生女賜與米一石錢五百文之制邑民至今受其惠皆晉齋之所建議云

晉齋以安永元年壬辰十二月十二日歿時歲八十一葬于府城南兩足山中私謚曰守正先生所著有伊達世臣傳仙臺風土記翠溪文集等

南宮大湫

名岳字喬卿號大湫又號煙波釣叟通稱彌六信

濃人

大湫之父勝字子克世仕于尾張上卿芋于竹腰氏勝歿時大湫九歲養育母氏族結城某無幾母氏亦歿時歲十三以多病不任官從淡淵元氏學蚤有神童之稱

大湫本姓井上及其辭芋于祿官遊平安一貴紳改姓南宮無幾去往伊勢桑名僑居授徒從遊甚衆三都之士莫不識名聲價著聞於一時

大湫學既淵茂立志以篤實忠誠自勗其教子弟也抑

浮華而先德行。自處也履實理而無虛動。居趾進退好依禮義不苟言笑。雖委巷人與之交而有信。近隣子弟爲之所化。人皆嘆嗟以爲真君子。

大湫在桑名時飲一豪富家。主人引招幻師以娛大湫。幻師將奏其技。逡巡不進。謝曰。坐有異人。我技不成而辭去。滿坐之人畏敬。大湫不凡。後又在洞律時飲。所親家其幻師亦來作技。不成。私語家人曰。嚮一儒士在坐。我技不成。豈無彼異人在坐耶。不辭而去。有一人先歸者。須臾走反曰。歸途村口之橋橫架。曲自不可度。衆皆以爲虛妄。笑之。既而衆皆歸。至於橋口。

極信矣。大恐怖之。再至所親家。投宿待夜。明而歸時。大湫猶在其坐。聞其怪異。笑曰。是必幻師爲其技。不成。眩惑公等。衆皆強大湫出。又至橋口。更無所視。大湫先進度橋。衆皆從之。大服其德量矣云。

大湫常以寬洪教人。不好以嚴厲格物。乃謂寬則能容衆。課其門人。不曾譴責。又遇奴婢不少呵嘖。故雖遠鄙人。自知親愛。主人服事其勞。不與世買奴婢者同。一仕其家。自無怨人褒已之言。

大湫年四十。東遊江戶。僑居日本橋吳昌街。教授生徒。其名高於一時。自王侯貴人至諸藩士庶。往來其塾。

者殆無虛日。每月以二七日講說經史。請業者大抵百有餘人。其來遲者無所就席。不得侍講筵。必在厨下庭中聽受聲咳耳。

大湫居吳昌街五年。其業盛。門前不常絕軒車籠駕。以其居不堪狹隘。卜築講堂於八町堀牛草橋畔。其樓朝望芙蓉峰。故扁之曰晴雪樓。晴雪樓名在當時。雖婦人小兒莫不知者。傳播於朝野焉。

大湫善飲。盡斗至歲五十。剋留罷酒。安清河訪之。儲待以豐饌。大湫與之獻酬。未嘗飲滴。清河酣暢之餘。與坐客語曰。南宮真君子。能容包衆。持於杜康。不相善而與之絕。是爲可憾。清河之意在諷刺罷酒。其言甚傲焉。大湫遜言。正色曰。寒家素乏酒錢。罷飲後。幸不損厨釀之費多矣。清河大慙。爲之自失。

大湫東來之後。寓其塾。四方生徒常二三十人。其少時不下十七八人。至其貧者。大湫不收塾中費。銀衣食之。益使之專精學業。雖其非學生。視其所志。憫窮迫。寄食之家。不擇舊契新知。使其得生計。家產而厭其妻林氏亦類大湫。爲人氣宇洪量。無物不容。好施與人。常以一人之手。縫裁三十人許衣服。聞者皆嘆嗟焉。

大湫與同門之士紀平洲情交尤密平洲既離鄉里遊于江戶下帷教授屢投書牘勸大湫東下而仕諸侯大湫官遊平安又之美濃岐阜之伊勢桑名之松阪漫遊數年東西相隔不啻參商不相見殆二十餘年明和中始來江戶寓平洲濱街道士井家二十五日移住其僑居焉其訪平洲初情話無期悲歡交臻談舊之外又無他事平洲爲之稱有疾謝來客息講業十餘日無朝無暮語言一室若引緒抽繭縷々不盡其寓塾生私語曰二先生二十年來相思之情抑鬱之久至於今日發爲狂病

大湫嘗應一諸侯之徵至其邸歸途過五郎兵衛街遇攫賊失所懷夾袋至其翌日牛草橋頭篋頭舖有投一封包者署曰煩尊爺傳致南宮先生大湫遂得之雖姦兇輩慕敬大湫爲人亦若此

大湫至江戶本爲仕官於侯國居二年而其聲振於朝野諸侯聘之者多矣而有深意絕思仕途號煙波釣叟云

大湫以安永七年戊戌三月三日歿享歲五十一葬于牛嶋弘福寺所著有論語師說述義孝經指解補注今文尚書定本纂禹貢指掌圖考學庸旨考春秋三

傳批考。守成編。勸學編。講餘獨覽。積翠閑言。病餘瑣言。芸窗放言。漁翁私言。大湫文集等。男壽字大年號藍川。通稱大助。學博行修。能繼箕裘。後仕于尾府。爲侍讀云。

林東溟

名義卿字。周父號。東溟通稱。周介長門人。

東溟總角之時。師事山縣周南。寓于州學。明倫館。至年

十三。舉爲生員。遂與同門之士。和智棣。鄉字子粵山

根清。字子濯田望之。字士彦小倉實藤。字彦平龍長

愷。字彌八津田恭。字士雅田長溫。字子恭仲由基。字

岐路窪井惟忠。字良佐有長州十才子之稱。其聲發

著于關西。就中棣。鄉長愷。東溟稱之。山縣門三傑云。

正德中。物議園始。唱李王修辭之文。於江戶。當是時。和

其業者極希矣。特安藤東野。山縣周南。二人能信其

說。相爲羽翼。後周南遇其君長州侯。建議起學。曰。明

論館。學政一從物氏。是以物氏學盛行於關西。東溟

在此中。稱第一之才子。歲二十四。有故去其州里。來

于浪華。講說爲業。又移平安。居于四條高倉街。從遊

之士。日多。一日。京攝之間。操觚之士。周旋藝苑者。稍

々崇奉物氏學者。東溟爲之。嚆矢而後。諸家往々亦

有在祖其說者其實皆自東溟起云

東溟在浪華時有備後人鍋嶋公明字傳藏者學東溟篤信物氏學嘗僞作物氏及服南郭與人論文章國字書二種其一爲南郭燈下書書舖博文堂得之大喜請序瀧鶴臺鶴臺輕信以爲真遂作序與焉刊行於世其一爲徂徠國字牘書舖管生堂將刻之而求東溟序其書東溟不辨知其擬托而應其清焉又刊行於世一書供大流布四方後數年人皆知其贗造特燈下書不得徵驗僞作之跡至國字牘書中及著文野之事蓋文野未知何人所作徂徠家固無其書

通編剽竊譯筌題言點竄數條者也其僞作之跡現不可掩是以服南郭太宰春臺等皆以東溟爲誣欺後進者東溟不得逃其責爲之受排擯焉

東溟歲二十一時在長洲聞物徂徠歿賦七律三首遙哭之其詩傳至護社高蘭亭稱曰服子遷哭詩之外以東溟爲在諸子之上其詩一曰賦得招魂訴下泉幾回掬淚白雲邊揚雄奇字元難授徐福尚書誰已傳僊客長辭江都月文星遙隕武陵天仲尼去後若君少五百還須一大賢二曰牛門諸子總風流把手多時半倦遊東海文章初歸漢中原禮樂未知周人

空天祿燈猶挑春滿護園烏自愁風雨朝來天地起
世間長此失吳鉤三曰十載名聲海內加東流不返
耐長嗟樓頭遙灑詞臣淚門下曾看長者車上國黃
金亡駿馬漢庭明月上仙槎不知遺草今存否中使
先臻司馬家

東溟自去鄉里不欲誓至仕進之門謝絕王侯之聘問
教育髦士於京攝之間殆三十年後來於江戶居本
庄橫網街教授生徒而以先刊國字牘之故當時護
社諸家不與之交爲之卑薄聲價漸減常以詩酒豪
放自逸不以儒居至其晚年稱紫碧仙叟好老莊學

優遊以終身矣

東溟與龍鶴臺有隙去其故國近世之人所能談也而
其實不甚然矣鶴臺愍東溟獲罪於諸老屢謀和調
之其與服南郭書曰義卿不佞少小之友及在國學
同事周南與共筆硯不佞在東都時彼有故去國不
佞西歸之日一握手於浪華爾來二十年而今復見
於洛而彼今有東都之行彼在吾去吾來彼往離合
不常使人益不勝惋悽義卿欲列籍門下者久矣是
行也亦唯爲是故已先是彼以著書假託之名得罪
諸先生雖則無辭可以解而當其時京攝之間無能

主唱復古之業者彼少年勇壯銳氣皇張吾道其情有可怒者伏願海涵不咎既往使彼得供灑掃未技不勝至願

東溟以安永九年庚子九月二十五日歿於江戶時歲七十三臨其終自撰墓誌其墓在於江戶牛嶋弘福寺所著有明官古名考文則詩則明月篇林塾學規東溟詩稿等

永富獨嘯菴

名鳳字朝陽號獨嘯菴通稱昌安後改鳳心長門人

嘯菴本姓勝原氏爲赤馬關永富友菴者爲養嗣子其家後至菴府師事山縣周南晝夜孳々不廢讀書蒐獵群籍陪徒於人或疑其不精圍繞以問與之論對猶投丸阪上於是同門之士皆莫不屬目者周南大奇之常曰護園之餘響鳳能獨嗣其所賞譽如此嘯菴二十歲時遊平安依其鄉人栗文仲者如謁山脇東洋東洋能有識鑒一見乃獲其蔽世之才氣於眉宇間知其不可以小數而教輒謂曰洛之繁富可以觀四方之風山川佳麗可以養達人之志子若有意於余何必醫事之爲寓于塾中嘯菴雖以醫居既厭

其技嘲哂時輩益研尋六經不修小節時門下之士以百數屢譏嘯菴於東洋曰惡秀以損苗也鳳則門下之秀矣東洋申譬曰非汝所能知也勿復言益優遇之

嘯菴歲十一慕古人之節好讀經史既而憂無良師友一夜持青錢百文亡走赤馬關買舟將東遊於京或論曰兒實兒矣百錢可以遊千里乎嘯菴笑曰子乃何迂父母聞之使人追必矣固不許遠遊遂如京居期年不得意而歸焉云

山東洋常語人曰藤惺窩於林羅山物徂徠於滕東野

師弟之間可謂益友矣吾於鳳也若得一敵國

山東洋嘗謂嘯菴曰漢魏以來數百千年彼海外國割據試舉可以逞豪傑之爪牙誰敢拘々守方技且哉其無離倫超絕之士留志於濟世者今幸有張長汝書雖其人不可知周漢遺術備存焉今古之醫無知其條理而施之者元元之民死於養榮益氣之說非一日矣吾子混蹤於醫卜快於心者哉而救生靈於天札使之終天年其功與良宰輔同寧佐吾志聞發二千年沈滯乎吾子唯擇焉嘯菴聞之益服其言行異時流始屈節而專志於醫術矣云

嘯菴自東洋一言感激志業終身趣向始定銳意憤勵研究群籍自試處方以挫摧痼疾爲之專務矣

嘯菴嘗與同門之士及外人論醫事則百折排擊不遺餘力或銜之懷劍迫劫矣嘯菴益厲聲盤詰曰醫公物也而以私誣其理何尤於人子自殺矣

嘯菴雖在東洋門下其聲名著顯於都某侯聞其術精委祿三百石將徵之而謀諸東洋東洋素知嘯菴不可羈絆也不敢強之竊語曰先聖曰不仕無義何謂也嘯菴笑曰斯言爲鳳豈發乎不更欲之固辭之云嘯菴其所居室懸一橫匾愛重之其文曰乾坤容我豪

雖不知何人所書以其書自然有高致風韻買之骨董舖云自謂吾意匠不出於此五字外

嘯菴資性豪放好爲曠達自縱之行雄飲盡斗酒其每沈醉遇友人至不論新知與舊識必牽挽使飲有性不能勝飲者必強之至其醉嘔而已

嘯菴與長崎人飛鳥翁者相知東洋塾交誼益密與之談製糖之事翰曰有鄉里長慶者尤精其製曾受諸羣人嘯菴使人召之與兄某同就學之製造之法焉後以說尾州侯乃肇造之於名古屋其精踰羣製傳播漸博矣大獲利倍裨益於其地依之藥肆糖店有

暴富者其製至今沿用之云。

嘯菴自肇造糖於尾府。為其製者既眾矣。兄某歸於鄉。製之長之萩府。先是官命長崎及平戶五嶋諸國製糖。以其法不精而罷。後僅數年。尾長之產流布四方。官乃疑其或出於姦。寶曆六年丙子。下有司三員於長。按檢其製。長大騷搶。藩之官吏以為不利於藩。急錮兄某。又召嘯菴相與幽囚之。一日有司檢覈其製。嘯菴乃悉其法。跡之極言。利益民間之事數條。有司默視其言。大駭。精更便於世。直奏之。政府政府以為產世珍。有官命免囚後。賞賜白銀。且令開

東山陽諸州。頒其法製造之焉。

嘯菴在囚中。六十五日。嘗言。警吏曰。職事不姦。將自生殃。而疆場無事。乃士君子之幸也。警吏憐非其罪。願矜之。嘯菴請筆墨。著論一篇。曰。抱道論。後又繼四篇。曰。囊語。抱道論。囊語中。道術第三是也。嘯菴常曰。吾平生所見。不過斯五篇。

嘯菴以經世自任。其言曰。學道志也。行暨業也。不敢以志廢業也。不為業棄志也。夫志不可不勉焉。夫業不可不精焉。

嘯菴學於東洋之門。既能決死生。推痼疾。來乞治者。日

先哲叢書後編
數十百人試驗之。以所得汗下之方。後聞越前奧村
良筑精於吐方。與東洋男仲洵同往。而見悉受其法。
而歸授之。東洋大喜。汗下吐三法始備焉。其焉其枝
益習熟。知天下無不可治之病。嘗謂嘯菴曰。黃梅八
千衆。僅有一六祖。雖方外得人。難其若斯。而況於吾
道乎。

嘯菴好遊。足跡遍諸州。一歲之中。居京半。而大坂伏見
奈良萩府長崎岐阜江戶名古屋。屢相往來。五六年
於此。後僑居浪華。薙髮曰。獨嘯菴爲鑿之志始定。罷
講說經史。其業與吉益東洞雁行。名聲喧傳於遠邇。

云。

吉益東洞長於山東洋三歲。長於嘯菴三十一歲。其自
藝州來。於平安時。東洋推轂其爲人。顯揚其業。後東
洞以古鑿方風靡一時。其所論著。與東洋大同小異。
常稱東洋曰。我鑿方壁之。今之濡流東洋。伊藤仁齋
也。先衆啓其端焉。吾業不敢讓物。徂徠隱若一敵國
者。永富氏之子。與吾死。則我鑿術應以此人爲海外
之冠冕。其所稱譽如此。

嘯菴常追慕近世古人四輩曰。我國慶元以來。大豪傑
之士。僅四人。山鹿因山。熊澤蕃山。伊藤仁齋。萩生徂

徠恨不與之同其世吐露吾心腸矣。

嘯菴僑居浪華時人屢勸祿仕皆辭之後以其不堪煩書一聯句壁上而示不可羈絆其聯曰生涯拚潦倒世事甘浮沈

寶曆中江戶有志道軒者開肆講談太平記難彼戰記等野乘其人尤長於談論其言娓娓可聞常持木造大陰莖手撫之而託古諷刺於當時政府得失聽之者曰成市官命有司督之則曰我是狂人也不言他事有司放之不檢問爾後豪誕益甚時嘯菴又東遊江戶至于講肆聞其講太閣記與之通性字屢相

交遊志道軒長於嘯菴三十九歲視不以後進大愛奇才獎成其所志曰我以調舌餬口腹殆二十年無與可語者今獲吾子我大幸也夫猛獸狐疑不若蜂蠆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論論之有功也古之人有抱負道義而不能爲一世用隱於耕漁之間者乃以其憂天下之心爲憂禾稻不利之心以其思人民之情爲思網罟不密之情百畝之田五尺之水栖栖焉耕由々然漁然豈敢一日忘天下乎故與夫乘楓雲之興會而顯其績得水魚之遭遇伸其志者其蹟雖異而其意則未嘗不同矣我意又在於此吾子

亦能知此。嘯菴服其言之雋逸悲壯。後告之東洋。東洋屢稱云。竊味斯一言。有可憤發之意。斯人孰知必非英雄隱跡之徒。假怪誕自恣之言。以洩露其沈鬱不平之氣也哉。

嘯菴自明和元年。憂痰喘寐病。然未嘗廢其業。義母妻孥自鄉里來看其病。居五閱月。病少癒。使之還鄉。自優遊養衛。而知不可復起。附託遺書於門人某等。遂以三年丙戌三月五日。歿於浪華。僑居時年三十五。門人相議葬于城南藏鷺菴。所著有吐方考漫遊雜記甲乙篇囊語葆光秘祿等。

嘯菴之妻其義父友菴女。生一男伯名友字充國號龜山。通稱數馬文學。於五嶋侯後致仕。講說江戶享和元年辛酉六月十五日。歲四十五而歿。先君子默齋先生與之善。其才學頗有父之風矣。叔通稱。又內後於浪華騎士西尾氏云。

谷玄圃

名友信字文卿號藍水。通稱玄圃。又以為號橫谷氏。自修為谷江戶人。

玄圃之高祖名盛次字宗與。通稱治兵衛。山城人。住于京師新町武者小路。以彫工聞。寬永中始遊江戶。至

正保中。官命爲彫物師。賜十口二百石。男名次貞字宗知。又襲通稱治兵衛。繼其職。其子名友常字宗珉。又襲通稱治兵衛。後薙髮號遜菴。其彫工近世之上手也。所謂宗珉一輪牡丹。類世人所能知也。有故辭。祿享保十八年八十餘而歿。其子名友貞字宗璵。有三子。伯友次字宗民。又稱治兵衛。仲友武字宗清。稱傳三郎季。乃玄圃也。

玄圃六歲病痘而失明。八歲從多紀玉池翁學醫術。常以指畫字掌上。記憶書傳。日誦萬言。十四五歲。其技粗通治療。頗驗。遂以鍼醫爲專門云。

玄圃十七歲時。聞服南郭講說李攀龍唐詩選。欲以詩歌而換醫術。講唐明諸家之詩。使人讀之一聽。卽記經年不忘。諸學生所不能解。通曉尤敏矣。後從高蘭亭學歌詩。改業爲詞人。遂於蘭亭之門。稱五子之第一。其聲著聞於一時。所謂五字松崎觀海藤山子祥竹子德藤西涯也

玄圃自專志於歌詩。而後昭明文選。揚士弘唐音。高廷禮唐詩品彙。正聲。李攀龍古今詩刪。李杜全集之類。皆能暗記之。常云。諸君有覩面目而不慧如斯。則五官果何用之爲。其談古策事。若老博士。至人以神仙目之焉。

初高蘭亭以詩興於江戶也與服南郭並旗鼓海內風靡一時聲稱藉甚於薦紳之間蓋二家登奉物護園之教誦法唐明刻意李王其格調整合紀律森嚴一摹倣之蘭亭歿後其門人皆從玄圃焉南郭特耆壽存世其以居赤羽橋人稱之赤羽玄圃以居萱葉街人稱之萱洲自王侯大人以至青衫子弟與緇流黃冠苟欲學詩者無不修刺於其門南郭歿後玄圃特以蘭亭之高弟主盟詞壇云

玄圃雖以詩歌睥睨東聲價高於一世謙讓自將常謂予性拙於聲音拙於針按矢明之後其所字習有事無所通惟詞藻比它技耿耿有線路之明耳

劉桂山醫贖云文卿中年棄鍼移于內醫記藥方三百有餘行道之際口必誦之予嘗造其廬坐有抽屜箱子其內實小紙袋貯藥二百許謂余曰僕用桂枝必選東京上好者請試焉伸手引屜直取出小袋中物示之其爲無異明目之人或以爲依小袋次第記之竊亂抽其一問或摸或嗅而言其藥曾無一差人殫警嘆以是其技亦行于權貴之間遂有仕進之志不果而歿

玄圃以安永七年戊戌八月而罹疾至十一月二十九

曰遂易簀時歲五十九其平生與天台釋慈周善且在病蓐將自改竄舊稿以為全聚請批評任苒未卒業而歿門人編輯之為六卷曰藍水遺草

鵝士寧

名孟一字士寧鵝毆氏自修為鵝通稱左膳其以居本莊人呼李莊先生給仕于幕府

士寧家世親衛騎所謂兩御番御小性組者也采地入一千石以父蔭補登出身補其職出入官署奉之當直二十有餘年後以病而致仕家居云

士寧幼好讀書修性理家學後說物徂來復古之業嚮

注之遂從服南郭學修辭之說刻意李濟南其題樣句法一摹倣之機軸氣韻稍肖矣當時之人稱為古文辭一大家焉

紅葉山寢廟以每年正月十七日幕府必有登拜之禮士寧扈從大駕警衛馳道俄頃之間賦五言排律一首口吟之其詩曰岡壘臨郭鬱原廟兆基魏石磴攀紅葉宮牆遠翠微雙高華表柱次列綺疏扉禁禦人難到奧區靈所依蕙肴時物饗珠匣月遊衣冥漠猶如在煮蒿且不違蓋擊初日動伏帶彩雲飛霜露淒其下壇庭肅未晞鼓聲開邃宇爐氣煖重闈孝

思神明應和祥邦國歸松標長蔚茂棣萼又芳菲駐
蹕嚴儀服分班擁羽旂群公豫祭祀我輩共光暉代
頌新詩句小臣抽筆揮詩成十四韻稿不加點傍觀
者皆嘆其敏捷

士寧賜邸在本莊南構滙構一樓讀書於其中東眺筑
波山西望富士峰朝暮揖之曰他無所溷吾目也蓋
擬李滄溟坐白雲樓上東拜華不注西揖鮑山之意
也其簡傲率亦若此

士寧恃才放曠遇子弟有發難者乃云是猶不解何學
之為其自處太峻使人不可得而近也門人幸不知

掩護其短之事益尊信其言後為餘熊耳所黜以為
失淳實之風者當時之人以熊耳耆宿而為護社高
弟信其黜者頗多矣自是而後士寧聲價稍減矣云
士寧以安永三年甲午十月二十二日歿歲六十五葬
于銀臺長應寺所著有桃花園稿鷄助集樓居放言
等

伊勝錦里

名縉字君夏號錦里又別號鳳陽通稱莊治平安
人仕于越前侯

錦里坦菴之孫龍洲之子龍洲名元基字子崇龍洲其

號又號宜齋。本姓清田氏。播磨赤石人。始遊京師。學於坦菴之門。能得其學。坦菴喜其為人。以已無嗣子。以其女妻之。冒伊藤氏。後襲職。為本藩文學。其操行學術。不墜家聲。娶河村氏。生三男。伯乃錦里。仲北海。出後於江邨氏。叔儋與。依父命。歸復清田氏。奉其祀矣。

錦里學於家庭。以經藝。蚤著聞於都。蓋以自坦菴至錦里。既三世。箕裘相繼。領袖後進。奉崇之者。尤眾矣。與伊藤東所名善。諱字忠。東。滙。長子。人呼之京師。兩伊藤。雖婦人小子。無不知其聲者。

錦里與二弟北海。儋與。聲價高於一時。錦里以經藝聞北海。則歌詩。儋與則文章。博士佩蘭清公稱以為伊藤氏三珠樹。

錦里資性慎重。不好近名。雖有請謁見者。非執贄者。概而謝絕之。以謂博交泛遊。人皆為其好名也。故當時儒流知其為人者。絕鮮矣云。

錦里仕越前。殆四十餘年。雖數徃役江戶。若福井。奉職惟謹。不為外交。當其休暇在京。講說經義。授徒足不履闕。亦不為習俗。應酬之詩文。而其名遠出於時輩。以騷雅博交。鳴於藝死者之上焉。

錦里所居室壁上書志士不忘在溝壑之語以自警常訓子弟曰為士者不可不念此

錦里曰自志於學殆三十年獨以不得明道為憂矣而無大戾名教終日不省已過使絕聖賢之旨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吾於此二者不讓於人

錦里以安永元年壬辰三月九日歿年六十三私謚曰文恪先生葬于京極大雲院所著有邀翠館集尋海草尋山草等二子伯名聖謨字世典號紫山叔名聖訓字世奏號江亭皆早歿故養播磨入鹽田士善為嗣士善字榮吉號君嶺其才學不減父祖又襲職以

仕于藩云

江邸北海

名綬字君錫號北海通稱傳左衛門播磨人仕于八幡侯

北海伊藤龍洲第二子錦里弟也正德癸巳之春京師大火龍洲家罹于災妻河村氏往播州赤石寓于兄河村某以三月十四日生北海於此居數月龍洲家經營既成還京矣以北海居京自稱平安人其實乃播州之產也

北海九歲至十八歲在於其叔父河村某許成長於赤

石未嘗知學好為習俗所謂能諧者頗究其奧詩人
目以為錦心繡腸赤石文學梁蛻巖嘗一見愛其才
勸以從事於學則謂曰以子才氣能若為吟哦有盛
唐諸家騷雅在豈苦思方俗十七言俚歌哉北海感
激其言始志於學云

北海自志於學晝夜孳々手不釋卷誦讀既遍從事之
僅三年享保甲寅春歲二十二始代其父龍洲講說
經史教授生徒與兄錦里研桑家學羽翼先業亦遇
子弟誘掖虔誠殆若老成之人

北海之義父毅菴名簡字易從號青節又號毅菴專齋

之曾孫也專齋第二子宗珉字友石號剛齋通稱全
菴其子名宗流字若水號訥齋又號節齋乃毅菴之
父也毅菴有二子長名棕實字若虛號青郊李名如
圭字希南號復所皆先毅菴而歿毅菴遊事宮津侯
青山大膳曾從侯駕在于江戶病厚矣以其家與龍
亮幸秀洲數世之通家以一封書託後事於龍洲以享保十
九年甲寅六月十三日歿歲六十九龍洲以與毅菴
約以北海為其嗣出冒江邨氏襲職仕于宮津侯嘗
北海歲二十二云

北海尤長於談論人聞其講說經史者皆喜剖拆窈眇

精義入神稱爲三珠樹中第一

北海常謂子弟曰余之取人也喜其忠厚誠慤而言似不能出於口者論辨縱橫談說飛騰鼓簧饒舌注射脩短者要非盛德之事余以言語被稱譽於諸名士間深所慙愧也

北海資性敦厚精緻加之以風雅溫籍人皆附和依賴於此才俊之士多出其門焉當時稱之三都三北海以京師江邱氏爲之上等云北海坂片山猷字孝扶号

實號北海

北海以文學仕于宮津殆九年矣至歲三十其君知有

吏才擢爲京邸留守兼掌錢穀出納幹事二十四年於此邸舍大理後侯移封美濃郡上欲召北海大用之不果而卽世則致仕卜築對梢館室町四條下街以翰墨自娛概謝絕諸侯聘問不再至仕進之門云北海雖以文學鳳鳴於一時以其冒他姓不欲抗顏以經義而爲專門以其自所好歌詩振揚於遠邇五十年矣先是以詩歌唱業於輦轂之下者四方推奉之衆藝園慕悅之多未曾有如北海聲價之盛者北海講經一從朱子之說又敷演家祖專齋剛齋之遺說未曾發自說一言常指笑其以己說辨駁朱說者

嘗與岡白駒論談經義，白駒極口斥非宋學。北海曰：自伊物二先生以己所見論定是非，取舍得失，遂以私言皇張門戶，而逞其臆斷新奇之說，務與先儒爲異，人人倣是，以經義名於世者，無各不著論語解者。是一部論語以爲崇奉之，哉！以爲戲弄之，哉！白駒爲之赧然。

北海以自義高祖專齋家世，濟美箕裘相繼，不墜先業。上自縉紳，下至士庶，崇尚者異他。每月以十三日，諸名士及門人子侄集其賜杖堂賦詩，自專齋時至北海既經五世，一百五十年未曾有斷絕。當時曰：賜杖

堂詩盟會，是又海內所未曾有也。

北海以天明八年戊申二月二日歿，年七十六，葬於洛東善正寺。所著有蟲諫樂府類解、授業編、諸子擷英、明七子詩譯說、日本詩選正編、同續編、日本詩史、日本經學考、杜律刪注、唐詩訓解刪注、北海詩鈔、北海文鈔等。

清田澹叟

名絢，字君綿，初字元談，號澹叟，又號孔雀樓主人。通稱文興平安人，仕于越前侯。

澹叟，龍洲之季子也。龍洲以其出，肩伊藤氏，使澹叟復

歸本性奉清田氏祠清田播州之著姓赤松圓心之
裔別所之庶族也澹叟蚤學于家庭以龍洲之蔭補
擢爲儒官又仕于藩藩賜與月俸二十五口與冗綿
里均其優遇云

澹叟之字不詳其所原其門人端隆字文仲號春莊近江人稱順泊曰

澹叟不知何義嘗問之先生先生笑而不答云余嘗
讀孔雀樓集有昔者蘓東坡在澹固不存形跡於流
品故僭人無請得坡書者余不及坡萬々而隣人時
時能請余書其賢於僭人甚遠之語蓋原於此也歟
澹叟總角之時訪梁蛻巖於赤石寓于其家數十日矣

當歸平安時蛻巖有贈言蛻巖集中所載送滕元琰
序是也其中有言曰勿慕曠達而棄彝倫勿耽藻繪
而廢大業僭叟朝暮誦此二語

僭叟性不好酒平生嗜糖菓吃之故僭叟之門無載酒
問字之人皆以糖菓而贈投之至晚年以食糖之多
果得痰塞之病焉

僭叟不好爲人作壽詩或人爲其親請壽賀詩於當時
諸名家以多得之而爲歡來亦請之僭叟曰子弟能
賀矣爲人子者壽其親奚須多言

僭叟少年既學家庭又與齋靜齋名必簡字大禮安藝人南郭之門人講說

師講究物議園學喜古文辭後悟其非經義一以朱子為主確信其說矣文章專以歐蘇爲法又引出機軸晚年喜讀稗官小說尤精於象胥學云

儋叟厭薄時習之喜隆七子之詩歌深懲芥其初年從事之屢語門人曰才生於學學不由才將作僞唐詩乎黃金鑄歷下生將作真唐詩乎鐵鞭打歷下生爲首長爲奴隸在其人而已

儋叟常以其兄北海以詩歌風靡四方名聲喧傳於一時四方之士與之結交詩筒往來贈答唱和從遊之徒亦倣其所爲應酬不擇人虛稱空譽揄揚過實輕

薄爲習而爲憂意甚不悅後北海撰著慶元以來詩爲日本詩選四方之士聞其舉請選擇者頗衆矣儋叟謂北海曰自家祖坦菴先生至今以奕世之業幸不墜家聲嘉稱於儒林經義專門不遑辨別漢宋折衷衆說而況我邦詩歌乎請罷之北海不能從其言儋叟其業未盛時僑居桃花大宮西街固與兄北海異其趣旨不好博交當世又不欲以儒者被稱於人隣有賣粉店儋叟素不知其人其人亦不知儋叟果爲何等人居數日稍往來矣後大親敬儋叟其人好釣漁每有間暇一出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得魚而歸

必供於僮叟。其家設湯浴，則必先使僮叟浴之。蓋其
人喜僮叟自僑居於此，四隣風俗自善，少年之輩無
遊花街柳陌者云。

福井之爲地，入冬雷雨雹作數次，而後雪下。猛風亦常
多矣。故土人使從僕，擎長柄大油傘，奴隸之輩能習
塾之，遇猛風怒吼，雙手把持，以全力敵之。僮叟在福
井時，其僕自京從，未嘗遇北地習俗，其臂力未任大
油傘，往々爲風所奪去。故僮叟用常傘，自持之，素不
良於足。每風雨中，出左傘，右杖，我相激，全身幾幾仆。
泥塗衣服，不堪其勞，遂不得已而若行遠者。著蓑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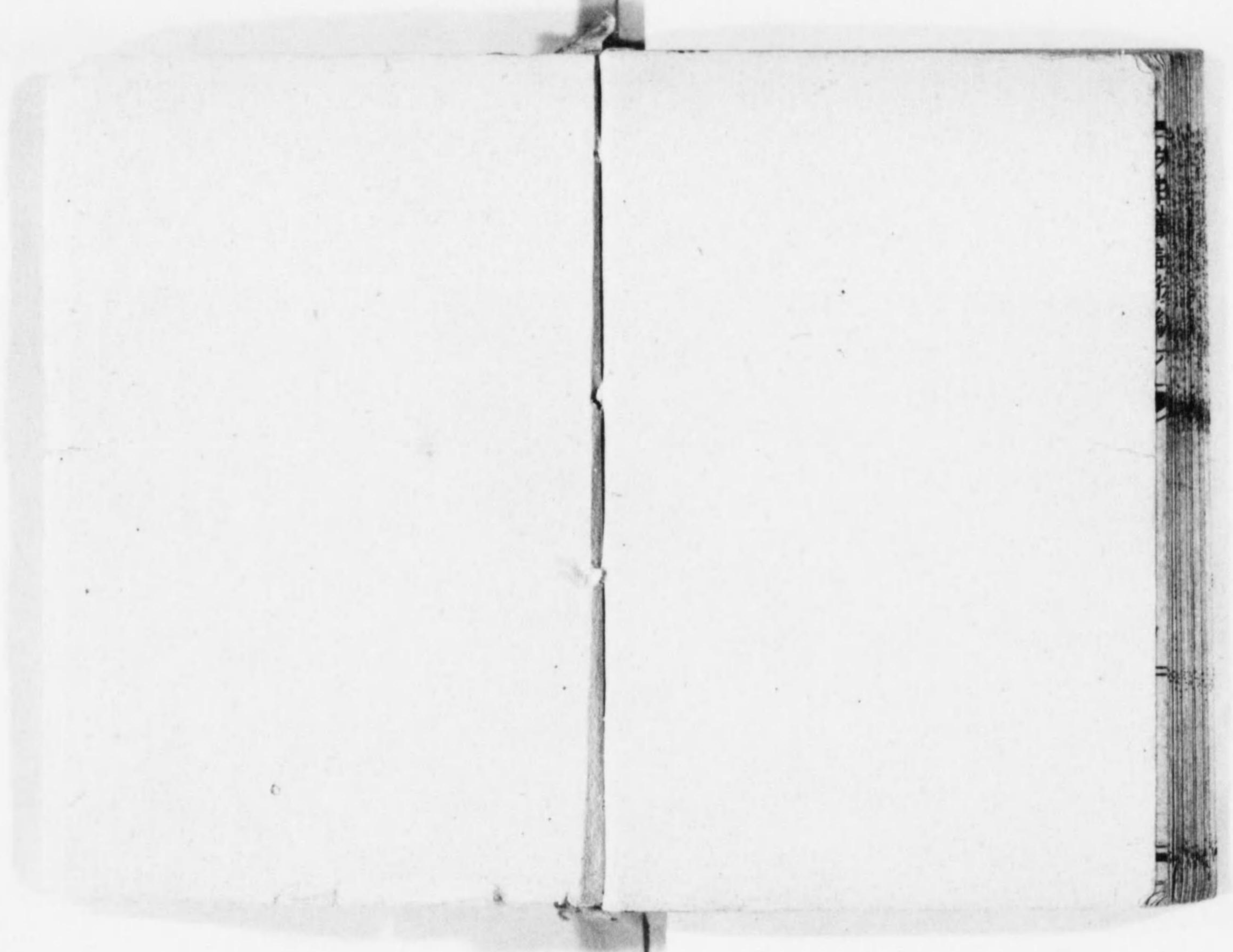
履草鞋而行，觀者皆嘲笑之。僮叟曰：脫冠服而隱者，
古既有焉。著蓑笠而仕者，今以吾爲始矣。

僮叟平生好讀溫史，三十歲時既讀世所謂三編通鑑，
者十三回矣。自作批評爲娛，至晚年積歲所記數十
卷，拾掇其要，作十卷，曰資治通鑑批評。其所批評盡
出於人之意表矣云。

僮叟以天明五年乙巳三月二十三日歿，享歲六十七。
葬於京極大雲院所著有五經旁訓、史記律資治通
鑑批評、五雜俎纂注、唐詩府、藝苑談、藝苑譜、孔雀樓
筆記、孔雀樓文集、全遺稿等。

卷之六終

外世書後編六



東 京 圖 書 館

和書門

傳記類

函

一〇架

九號

九冊